



曹文轩

曹文轩的新作《萤火虫》，在我看来，是一部中国故事的“传奇”之作。年仅八岁的爷爷，追追娘追得太忘情，在无边无际的绿色的芦苇荡里完全迷了路。饥渴至昏厥之际，五只萤火虫形成了小小的光环，飞着给他带路。获救的爷爷从此用一生乃至生命守护着萤火虫，守护着萤火虫的栖息之地。然而，这片宁静之地最后还是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殆尽。

曹文轩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乡村乌托邦，一个神性的农耕文明的家园。在这流水汨汨、浓淡氤氲的、烟雨朦胧的、空灵萧疏的中国传统乡村中，供奉着曹文轩所推崇的价值：美、善良、自尊、高贵、洁净。现代的孩子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离开土地已经太久，那种来自乡村和土地的情愫，正是这个时代所稀缺的。“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这片梦幻的田野，足以修复现代人千疮百孔的心灵。

曹文轩作品往往会让人性当中最有力量的一点引发爆炸，让人与命运抗争当中或残酷，或高尚的东西闪烁，绽放美丽的生命之花。读者可以从阅读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人性的伟大力量，一种崇高的悲悯

就文学而言，越是守好边界，越能使你的作品走得更远，“无疆”。

曹文轩：文学的“边界”与“无疆”

■本报记者 陈香

情怀。

虽然人生常常催人泪下，但文学存在的价值却是现实的超脱。将人生艺术化，这是曹文轩的固执。他在《萤火虫》里再一次展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醒目的艺术标签。

读书报：以“新小说”来命名《穿堂风》《蝙蝠香》，到今天的这部《萤火虫》，寄寓着您对小说写作突破方面，怎样一种新的思路和表达？

曹文轩：《萤火虫》是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曹文轩新小说”的第三部，之前还有两部，《穿堂风》和《蝙蝠香》。《萤火虫》是我自认为这几年来的创作里，一部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作品，我都写到了水；但是以往在我的作品里，水只是作为人生存的环境和故事发生的地点；这一次，水成了一个主题，甚至说它可能是一个主角。相对于以前的小说，《萤火虫》的写作更有力度，我写的时候，也更放得开。

我是这样来理解文学作品的写作的。最近，我谈得比较多的话题就是“边界”和“无疆”。任何事情都有边界，国家有国家的边界，而且这个边界神圣不可侵犯，一个行业有行业的边界，文学也有文学的边界。也就是说，文学应该知道自己边界在哪里，不要超出这个边界。

所谓“文学”的边界，我想它可能就是高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在艺术上非常地道，只写文学应该写的东西。比如《萤火虫》，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主题，我更多还是探讨人性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对人性的拷问。而且这个拷问的方式，相对于我以前的作品，更加地有力，更加地不留余地。

就文学而言，越是守好边界，越能使你的作品走得更远，“无疆”。这是我几十年创作的一个体会。守住边界，就意味着你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文学艺术颠覆不破的辩证法。

第二，这些年我一直在考虑两个词，一是产品，一是作品。所谓的产品，即是为了迎合一定的需求，不断复制自己的东西。这些作品复制的很快，一部一部的出来了，看上去书名也不一样，但是你仔细看，它们其实属于一个产品。而作品，是指一个作家，把他的写作看成是一部一部具有独创性的。

读书报：文学的本质就在于独创。就《萤火虫》而言，我感觉是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无论是作品开头时“孙子”的讲述，还是作品中让人感到绝望的“爷爷”悲壮

曹文轩：是的，什么是写实，什

么是传奇，我们不一定需要分得很清楚。正如你所说，这部作品带有很强的传奇性。所以在作品的一开头，我就有一段简单的文字说，我的爷爷去世了，他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但是他留下了一串美丽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是传奇，但是在一个孩子眼中，它们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在孩子眼中，真实和传奇是不清楚的。一个孩子眼中的想象世界，常常就是一个传奇世界。所以，整个作品从开头到结尾，我始终在传奇和现实之间游走，而且我不想把这两者分清楚。传奇也可能写实，写实中又充满了传奇的意味。

读书报：写下这样一个朦胧、美丽，同时又悲壮的故事，寄寓着您的什么期望？

曹文轩：北京语言大学的路文彬老师写了一篇评论，他评论的角度非常的奇特。他认为，《萤火虫》写了一种形而上意义的乡愁。那个我们原来一直生活于其中，觉得无限美好的，我们的情感也受它感染的，我们的理念也受它塑造的那么一个世界，或者说故乡，正在离我们远去。

读书报：确实，自从黑格尔提出线性的进步历史观以来，现代性、现代化就一直被视为一种正面的价值，这

就使得另外一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历史的终结”。乡关何处，是一个困扰现代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结，每个都市人都有个回不去的故乡，就文学的本意来说，需要重现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和瓦尔登湖。

如果您请向7到12岁的孩子推荐一些作品，或者说，您建议他们的家长和教师，给他们选择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有没有易于区别的标准？

曹文轩：我今天在国家图书馆刚刚讲完评判的标准，写作的标准和选择的标准问题。现在的图书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应该参与一些标准的确定。标准不能由谁说了算，只能由文学史所提供的经验说了算。一部文学史告诉你，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这些好作品又具有什么样的主要品质。我想，这一点标准是每一个推荐书目的人，都必须要有基本的判断。

如果要给孩子选一本书，母亲最好把这本书看一看，无论这个母亲有没有受过非常好的知识教育，我觉得不是特别紧要的问题。关于文学的标准太复杂，不如简单的归纳成，当你给孩子买书的时候，最好你先看一看。

《荒岛机器人》译后记：人类应该怎样做母亲

■汤锐

美国作家彼得·布罗的《荒岛机器人》是一部儿童科幻小说，也是一部科幻小说，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这是一部非常有文学质感的作品。

这部小说给人的启发有很多，譬如生存的技能与智慧，譬如从与环境的冲突中学习和成长，譬如和谐社交关系中的平等与契约原则等等。而在此我想着重谈谈这部小说中感受较深刻的另一点，即我们人类应该怎样做母亲，确切地说是怎样做父母。一次偶然的事把一个幼小的孤儿带到了罗丝身边，她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抚养小野鹅的责任，既非作为家禽也非作为宠物，而是作为儿子来养育。罗丝看似现实中的单身妈妈，而作为一个机器人，罗丝又自带高科技属性，因此她给予小野鹅的母爱包含一些特别的元素，带来了一些超越自然界生物母子关系的特质。在译到罗丝抚养小野鹅布莱特比的那些精彩的不乏幽默的情节桥段时，我常有拍案叫绝的冲动，我认为罗丝对待小野鹅的方式，恰恰是母爱的正确打开方式。

首先是给予充分的安全感。通过给予食物、遮风避雨的巢穴等基本生存保障，让无助的幼儿活下去，是母爱的本能之一，毋庸置疑也是自然界大多数母亲首要的选择。然而罗丝给予小野鹅的安全感还不限于食物和巢穴，还有充分的尊重、无条件接纳和支持。小野鹅的一切自主活动，无论是交友、游戏、游泳、飞行甚至迁徙，罗丝几乎从不干涉，但一定尽量陪伴、鼓励或指导，实在陪伴不了的，比如长途飞行迁徙，罗丝也一定会给予爱的鼓励，告诉小野鹅自己一直在岛上等待他的归来。罗丝的身体虽然是冰冷坚硬的金属，但是她所给予小野鹅的温暖慰藉却是许多肉身母亲所不能企及的。孩子自由生长的自信，闯荡世界的勇气，从来离不开母爱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当小野鹅摇摇摆摆地对每一个邻居大大方方地说“你好，我的名字是布莱特比”时，我们都会忍不住地从这开朗自信的语气温想到他的妈妈，那个见人就说“你好，我的名字叫罗丝”的机器人。

其次，科学理性的引导。小说中有几处描写很值得玩味，一处是小野鹅和他的喋喋不休的小朋友一起看星星，不断发出各种关系的提问，罗丝始终一丝不苟地检索她的智能内存数据，耐心地给予最科学的回答，直到她这一款机器人的内存数据再也回答不出为止；另一处是罗丝把刚刚在池塘里学会游泳不久的小野鹅带到高耸的海岸上，让他看看“比池塘大得多的水域”大海，看看海面上遥远的轮船等等；还有一处是刚刚开始换毛的小野鹅学习飞行，总是不断地飞起来又一头栽下去，罗丝除了检索自身内存数据中关于飞行技巧的信息，还引导小野鹅仔细观察其他鸟类的飞行，仔细体会如何调节翅膀和尾羽的角度来驾驭气流。小说中还有一些极具其趣的描写，小野鹅被池塘里的小伙伴嘲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怪物妈妈，因而负气离家出走，罗丝尽管非常着急和担心，但是找到小野鹅之后并没有一句责备，而是表示理解并立刻着手解决他的困惑，带他去机器人墓地，揭秘自己的真实身世，甚至让小野鹅像当初淘气的海獭所做的一样，尝试按下按钮关闭机器人妈妈，当小野鹅热泪盈眶地重新从黑暗中“回来”的妈妈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一个”妈妈对他而言是无可替代的。

小野鹅的励志故事，佐证了成长中每迈出的一步都只能孩子自己独立面对，父母不能越俎代庖，而父母最应该做的，恰恰就是罗丝为小野鹅所做的一切，帮助孩子获得自信，拓展眼界，正视现实，也就是说，父母要做好孩子的人生导师。因此，小野鹅布莱特比虽然是种群中一只先天不足的幼崽，个头儿永远比别的同龄野鹅都要小一圈，但是他却能够成长为野鹅群的首领，他的机器人妈妈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还有一点颇有意思，是关于相互拯救与共同成长的概念。一个儿子，让罗丝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充满亲情和友情的世界，有了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在养育小野鹅的过程中，罗丝学会了如何造房子，如何照顾小野鹅，向邻居求助，建立友谊，帮助他人……并从此一切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可见“成长”不是一个单向的概念，孩子也是来成就父母的人生的，这就是生命延续的含义吧。

作为一部科幻小说，作者没有刻意去营造穿越、奇幻感，而是采用了白描写实笔法，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种非常真实自然的风格。写实笔法并不妨碍情感氛围的营造，相反，《荒岛机器人》是一部情感丰沛、极具感染力的小说，这种感染力不仅来自罗丝与小野鹅的母子情深，还来自罗丝与岛上那些动物之间相濡以沫的情谊。除了罗丝之外，小说中刻画了众多活灵活现的动物形象，刀子嘴、豆腐心的老野鹅，有点小市侩色彩的河狸先生，鲁莽的野熊弟弟，喋喋不休的小松鼠，自以为是的猫头鹰，贪玩又胆小的海獭等。这位著名的插画大师，也是出色的文字塑形大师，他的文笔细腻生动，并且极富画面感，所描绘的一切都像电影镜头一样历历在目。

《荒岛机器人》【美】彼得·布罗著，汤锐译，接力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32.00元

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想，这也是正华同志内心人生追求的境界。

只求芬芳满人间——散文集《紫丁香》读后感

■王文章

论、法规研究及文件的起草工作。期间，虽然工作岗位几经变动，但他始终关注文化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通过到地方调研、考察和思考，参与和主持起草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有分量、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理论文章等，这对推动工作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机关事务容易使人陷入刻板、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循环。我的印象，正华同志一直保持着一种努力学习、善于思考、充满工作活力的状态。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不惑之年之后，因工作需要，正华同志被文化部党组任命调到中直院团改做党务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4年直至退休。期间转换了3个中直院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中央芭蕾舞团，工作始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很好地完成了部党组赋予他的工作任务。然而，工作岗位的变动，工作的繁杂忙碌，并没有使他放下手中的笔。写作，仍然是他内心的冲动和工作之余的坚持。正如他自己所说，“许多文章都是腹稿打了又打，推敲了又推敲，几乎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和家务，坐在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这次收入《紫丁香》的近50篇文章，从正华同志上大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起，写作时间历时整整40个年头。40年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可以让他放下手中的笔。但他滴水穿石，心有所系，

持之以恒，不懈坚守。板凳坐得十年冷，没有一点精神和追求，是难以做到的。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正华同志自2011年初退休后，退而不休，除参加社会活动外，写作更旺盛，发表散文、随笔达20多篇。正是“不用鞭策自奋蹄”。

读正华同志的散文、随笔，其最鲜明的感受是无论写人写物写景，还是写亲情友情，字里行间都涌动着昂扬向上、祛恶扬善的正能量。如果没有炽热的家国情怀，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眷恋和热爱；如果没有对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思考和积累，是写不出既有感染力又有一定深度的文章的。读他的《寻访将军县》《夜宿大寨》《碧海蓝天绿成荫——珠海澳门环岛揽胜》等，写景抒情，娓娓道来，多有引人沉思之处。又如《体验中国速度》，堪称新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简史。正华从他几十年乘坐火车的点点滴滴入手写起，感性的描绘与理性的概括融为一体，作者笔下一个个浓缩了的新中国铁路发展史概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再如《丹江口思源》一文，正华细致描述了丹江口水库移民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库区老百姓国家至上，以大局为重，无私奉献和各级领导干部夜以继日，超负荷超强度的工作精神感人至深。文章结尾以“有时我常想”的抒发，作者和读者与库区移民换位思考，城里人和农民工换位思考，使

文章“思源”的立意更具深度，给人以思想和情感的震动。

其二，以小见大，以情动人。这类文章较多，如早期的《盖子问题》《楼房的变迁》《书桌》，以及近年来的新作《摆渡》等，都是从某一点或某一件事出发，一孔窥全豹，折射整个社会。《摆渡》，作者从家乡上海黄浦江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交通工具发展的细微变迁，来反映整个社会包括浦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引人思索，引人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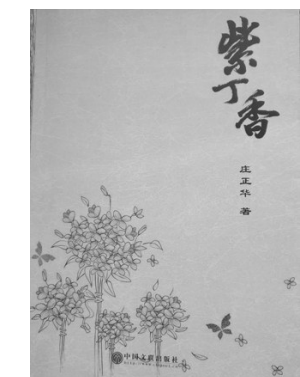
对亲情，尤其是对母亲的抒写，是永远的创作题材。能否感人，贵在刻画笔触的独到和感情体验的深刻、独特。正华笔下的《母亲》不落俗套。他通过对自己母亲一双手细腻变化的描写，表达对母亲勤劳、奉献、慈爱的记忆和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大字不识几个，却通达情理，有很好大局观的一个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平凡而又非凡。许多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母亲的身影。据说，有朋友，同事读了这篇文章后给他打电话、发微信，说：“太有同感了。母亲健在的时候，甚至她如何孝顺和报答，等老人家一走，后悔莫及，留下终身遗憾”。正是从作者对自己母亲的独特刻画中，唤起多少读者“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人生情感。

其三，文笔细腻，朴实。正华同志的文章读来亲切，这缘于他的文笔细腻，朴实，无华而不实和娇

揉造作。他比较善于通过细节描写，使笔下的人物或情境，跃然纸上。比如《难忘的北大荒岁月——忆老营长朱春生》中，老营长送他上大学时告别情景的描写，情景交融；《母亲》中母亲为节约一分钱，买一斤面条来回跑两趟等，刻画逼真，读来如在目前。

其四，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散文集按内容分成6个篇章，既有作者在国内外调研考察的总结和体会，又有随团赴国外演出的记叙和观感；既有对社会变革、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感悟，又有对同事、朋友和亲人的记忆的抒发；既有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描写和赞颂，又有对文化事业创新发展思考和概括。洋洋洒洒写来，读之却是令人回味无穷。无论是思想、情感的开掘，还是认识价值的揭示，以及各种知识包括科技知识的丰富性和不少篇章文字的优美，都显示着作者写作的功力。

本书的书名，取之正华同志早年创作的《紫丁香》一文。作者以紫丁香花小、花期短，不引人注目，然而花香照样洋溢人间来比喻生活中那个普普通通、平凡又令人敬慕的勤务工——徐大爷。虽然这样的隐喻有些生硬、肤浅，但踏实、低调，是人生的一种品格。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埋头工作，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不正是花香淡而幽远的丁香树吗？我想，这也是正华同志追求的境界。



紫丁香

庄正华同志继他的论文集《耕耘希望》2013年正式出版后，新作散文集《紫丁香》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作为他的同事、朋友，除了表示祝贺外，还想就读了集子收录的近50篇散文、随笔，谈谈自己的体会和感想。

和大多数“老三届”的经历一样，正华同志初中毕业就自愿报名上山下乡，从繁华的大城市上海到北大荒，6年艰苦的劳动锻炼，不仅使他较早地接触基层、认识社会，而且磨砺了意志，塑造了品德，树立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北大荒春夏秋冬的洗礼，庄正华在劳动中呈现的质朴、踏实的本色被肯定。1974年秋，他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虽然那时尚属“文革”后期，是一个老师不教、学生不学的年代，但北大不少老师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和关爱学生的学风和品德，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知识青年时代热情求知的青年。庄正华在这里拓展了求知求学的视野和道路，也奠定了他后来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基础。这从他的散文《魂牵梦萦未名湖，岁月难舍师生情——北大生活二三事》看到不能忘却的印记。

大学毕业庄正华被分配到文化部工作，主要从事文化政策理

小茉莉的寻找之旅，其实质有关人类最基本的情绪状态与生存体验。

走到“世界尽头”，便没有什么不可包容

■李利芳

《生气的小茉莉》，龙向梅/著，大连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24.00元



龙向梅

以童话的思维方式看取生活的本质，追寻存在的价值，这是龙向梅极具个性的创作风格。从《寻找蓝色风》到《生气的小茉莉》，基于生活日常性去触碰人生问题，以最简单的童真情趣去映照世界万象，这位年轻女作家为原创童话赋予了新鲜的品质与厚重的品格。

童话与现实是一对关系复杂的词汇。虽然童话生于现实，但它可以自成一体；童话思维易于被儿童接受，可能主要基于它的展示性，对世界万物的变形处理，或者说是意义的具象化，它隐含的东西比它呈现出来的东西多很多。自然，童话精神宇宙的确立主要基于自由的童年精神。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龙

向梅对童年生命的感应与体悟是直接而本真的。“小茉莉”这个儿童形象，你一接触便会会心一笑，因为这样的孩子就环绕在你的身边，比比皆是。特别是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老人对孩子的纵容愈加加重，“臭脾气孩子”也便愈来愈多。龙向梅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想必是有感而发，欲从最基础层面解决这一代孩子性格养成的教育问题。但她所择取的原本属于孩子的“生气”小细节，以及设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在不经意间处处贯彻着生活思辨的深刻悟性，适应孩子的图像思维中时时闪烁着存在本相的意义显现。

从常识来看，我们都知道，愤怒或暴躁的情绪既无益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会恶化人际关系，不利于个体发展。但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对它的自觉反思与理性应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错位。也即似乎我们

对生气本身无能为力，或者干脆无所作为。龙向梅用告诉孩子的最简单的方法，为我们展示了“生气”本身。她紧贴着“生气”本体，去形象还原它是什么样的——小茉莉把自己气丢了，凭空消失了，然后她去了一个叫阿巴图的世界，迷失了回家的路。要想回到家，她便得先寻找世界的尽头。于是，一个“在路上”的成长故事便产生了。

小茉莉因“生气”而离家，那么她“回家”的逻辑前提是要解决“生气”的问题。有关，小茉莉的寻找之旅，其实质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状态与生存体验，有关那些最基础的被称为“生活性”的东西，如苦与乐、幸福与悲伤、欲望与目的，它们都属于本来的生命真相。

“生气”固然意味着烦恼，但它是否就一无是处？它与快乐是什么关系？有纯粹的快乐在世吗？

“笑”就代表着快乐吗？那么“哭”是否也该为我们抛弃呢？对立的观念范畴一对对延伸开来，龙向梅触及了整个生活实践。甚至，她追寻的主线一直是“世界的尽头”，一个象征着稳定的、停止的、有答案的所在。只是最后她发现，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的尽头在每一个人不能抵达却万分向往的地方。快乐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与外界的关系并不大。但世界之大，我们必须去经历，我们必须曾行于世间万花筒般的处所，如故事中的气团、木偶城堡、尘埃镇，乃至金满山，还有荒漠、平原、山丘、沼泽……行走让小茉莉完全长大。因为见过“宇宙的博大和时间的洪荒”，便没有什么不可包容。

有关生气的理由，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经典的总结概括，“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用别人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一句寓言式的启示大概是这部作品精彩的收获。看来，我们还是回到了哲学原点问题，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是在我们永远处理不清的存在难题。一个“生气的小茉莉”已清晰地地向我们显示，人自幼起，便被必然地抛入与环境、与他人共处一体的关联网络中。人通常本能地“我向”，或“向己”，即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去思考行为，而倾向于否定别人。在文本故事中，面对气咕咕与恶魔山，打压、征服、对抗的手段，事实证明都不好使，最后还是微笑、安静、轻柔的方式将对对方改变。实际上这其中内蕴着深刻的价值观——我们与他和者和环境要努力实现“融合”，最起码要实现尊重，小茉莉从恶魔山那里获得的，正是这样的体验。